

宋東京考卷之十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壇

南郊壇

許在南薰門外正高三層七階十二級壇面方圓三丈

北曰子階周設壇牆三重其側又有南
青城即祭天之齋宮俱為金兵燬廢

文獻通考

宋初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

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園丘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一

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禋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不復撰進

退朝錄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黃鐘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二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宋元憲也謝朓謂謝安為宗袞遂建明堂之禮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字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二

澠水燕談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箭勘契之儀其制以竹為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闔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大宋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施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

三審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筆談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契勘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者謂之闢伏箭熙寧中罷之

畫墁錄 熙寧已前凡郊祀車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捉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口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三

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夢華錄 駕御玉輅詣青城齋宮所謂青城自來止以青布幕為之畫砌甃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用土木蓋造矣

燕翼詒謀錄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真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

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則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旼力諫乃定以太祖配之今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

呂申公家傳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呂公著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六一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四

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謬乃傳者誤之耳

談苑 江隣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祿令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主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條後月給千貫

研北雜誌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絕表之青緣畫為甲文紅錦緣青絕為下裙絳韋為絡金銅缺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虵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集入悉已焚毀質即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五

紫桃軒雜綴 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蔭子其各自轉考必蔭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姪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壻耳兩制大臣平生有瀕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陳乞噫何其濫也

考古類編 太祖乾德初詔有司遵行故典合祭天地於圜丘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太宗太平興國初郊奉太祖配雍熙中從禮儀使扈蒙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淳化四年蘇易簡復請親郊祀奉宣祖太祖同配常祀則分主從之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太祖太

宗真宗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祠三聖皆侑嘉祐中改以太祖定配神宗熙寧初詔令詳定今年冬至當親郊否學士王珪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也請行之元豐六年冬至郊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是時群臣議郊祀分合言人人殊至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亦以廷臣從違未決也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主曾布之說詔罷合祭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六

北郊壇

在封邱門外式如南郊壇其北又有北城即祭地之齋宮俱為金兵燬廢

文獻通考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

為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

郊四祭

冬至孟夏圜丘正月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

及感生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阬塹及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

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墼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即徙壇於方丘之西焉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悉設以幕轡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三歲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省費多矣

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於方澤詔以其日為景貺節

談圃

南北郊牲用犢取其繭栗者

角之形如繭栗言其小也

牽特

時必先引其母然後能行及殺時其母哀鳴人不忍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七

聞攝祀者多避之

四六談塵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後山談叢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饗賜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天祿識餘 宋陳襄郊議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居易錄 江隣幾雜志載宋時一郊費六百萬後至一千餘萬今每歲南北郊 駕必親祭亦無冗費而昭事之誠通於神祇最得禮意不知宋時何以所費不訾乃爾

感生壇

在二南郊高七尺廣四丈上四出辛祀感生壇每

雩壇

一在南郊壇之左每十歲二丈大四出雩祀昊天上帝各二十

五步周垣四門制一如郊壇之制

宋東京考

卷之十

高禘壇

在南郊仁宗景祐四年築每歲春分日祀青帝

四出陛廣五尺設三壇各二圭幣青色牲用牛

羊豕各一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禘

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於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禘壇高九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伏羲高辛配侑高禘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為狹隘酌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按祀儀青帝壇

廣四丈高八尺今祠高棨既以青帝為主其壇之高廣請如青帝壇之制從之

太社太稷壇

四在新鄭門外西北之太社稷壇廣五丈高五尺

如其上社壇其社以下半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

五方帝壇

春在日南祀赤帝壇高六尺東方六步四尺每歲

六步夏二日祀白帝壇高七尺東方七步四尺每歲

尺每歲立秋立冬祀黑帝壇各飾以方色

四方蜡壇

尺在四出陞兩壇各六年定五步每歲臘前一

日祀其方之神有報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

先農壇

在東郊壇上高九尺周圍四十步行耕出藉禮

宋東京考

卷之十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

為藉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其中建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為藉田兵

權管幹藉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鑿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茭地八百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藉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先蠶壇

在東郊從桑生之義真宗景德三年築其壇四

年詔徙壇於北郊

文獻通考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

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其親蠶殿可以無
數為名

壽星壇二在尺南四郊出高陞一尺東二西十長五一步每歲秋南北日享一丈

亢星七宿角

朝日壇在城東廣二十四丈高八尺四分奉陞兩

夕月壇在各城西坎深三坎中廣四丈升壇高一尺壇廣各二丈十四

五步每祀歲

風師壇在城西立高三尺周初三祀之三

雨師雷師壇在城西北各高三尺後廣十日祀之二

臺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

造字臺在城東北有二空階有時鳥跡猶似造倉頡造字之所

靈臺在城南一十名里戰國魏侯

暉臺在城西二十里即戰國是顏率

吹臺在城東南三里許孝王增築之為九鼓吹臺一繁臺也

臺古見諸歌咏者多矣惟黃土俞詩云在昔秦兵

強以亦歸厚地明劉欽謨呼為二姑臺後改為聖俞詩

水臺祀禹於其上也兩廡祀二姑廟善治

水經注 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其城有列

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梁王增築之以為鼓

吹臺城隍夷滅略存遗迹今層臺孤立於牧澤之右

方一百步許晉世喪亂乞活馮居削墮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天中記 水經注睢陽城中有掠馬臺臺東有曲池池東有一臺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高俗謂之平臺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東出揚州門左門陽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一

城中也梁王與鄒枚相如之徒歡遊於其上故亦一時之盛事按統志謝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夫謝居江左賦假相如安得云於此賦雪耶通志因之俱誤

元和郡國志 汴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倉頡與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其側因名繁臺

林水錄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今也歌堂淪宇律管理音孤墓塊立無復曩時之望矣

遊名山志 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
青箱雜記 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
祖嘗閱武於此改為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
乃呼為繁臺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名賢詩話 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
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
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法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
鼎食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
教空放馬頭回則知繁臺乃吹臺也

丹鉛餘錄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二

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名雪臺
分甘餘話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
唐有繁知一臺以繁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
艱切非是

愁臺

在戴樓門外

蠡臺

在兔園中梁孝王築按續述征記云廻道似蠡故謂之蠡臺

嶽臺

在縣治西九里許

困學紀聞 唐律曆志測景在浚儀嶽臺按東京記宣
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嶽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嶽

臺圖經云昔魏王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獨樂臺在陳州門外

硯臺在陳州此臺門外高都人聚九

晏臺在城先東十五里春耕百藉官於此東

觀耕臺在登先農壇以東每歲三推藉禮

迎秋臺在都固人子九日外於此唐莊宗時

百花臺在固宗子築門外

拜郊臺又在有城東南拜十里其東

沙兀臺在平城東元季鄭兵燬惟臺上有焉鄭

宋東京考

卷之十

池

玄池在祥符邱之內水一名玄邱遺卵吞之邱遂生契狄

蓬池在瀾東北濶本南入尉氏之境下有一溫泉焉尺晉阮籍詩為

律徊蓬池上有蓬回池唐明皇更名續福源池天寶初七十大

夫褰飲於此後累經黃河淤平

太平御覽 漢志曰開封蓬池在東北或曰宋之蓬澤

也汲郡古文梁惠王廢蓬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蓬

陂忌澤是也

鴻池按寰宇記浚儀有鴻池魏獻公射鴻

講武池在城南時乾德三年後經太河水選精卒習

文獻通考 開寶九年太祖幸金明池習水戰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迄真宗朝歲習不輟

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車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晏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五

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老學菴筆記 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晏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龍舟極竒麗或請一登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補筆談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

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筦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退朝錄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圯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官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晏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遊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

談圃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六

僧曰羅義神灾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歸輿詩話 王荆公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云謹厚者亦復為之耶

湘山野錄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輦出南薰繚繞都城遊金明抵暮詣宜秋而入闈卒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書一闕於牌曰閒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月令廣義 宋太宗得吳越錢氏龍舟城西開金明池每歲二月教池

名山記 金明池在府城西周世宗時鑿宋太祖幸此
觀習水戰前賢題咏甚衆

歲時記 每歲三月一日開金明池御史出榜曉示許
人遊賞

有宋佳話 元符中上巳日賜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
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
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厄
蔡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紫桃軒雜綴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為
布策成兆曰將有遷徙曰損丁乎曰無坊也苗疑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七

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
今朝廷廣池將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頷之即
以奏聞已而掘池果有龜殆踰萬數下令無傷輦送
他水

凝祥池

在普濟水門西北會靈觀側真宗時鑿夾岸垂
楊菰蒲蓮荷鳧雁游泳其間橋亭臺榭幕布相

峙每歲清明日放萬
姓燒香遊觀一日

澠水燕談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晏從臣教坊伶
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奏云唐文宗
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
伶官於理

墨莊漫錄 京師五嶽觀凝祥池有黃蓮花甚奇

蓮花池 保有一二在城東北時和

凝碧池 真在城東南繁臺之側即古牧澤

後山詩話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當直學士盧

多遜應制賦詩韻限兒字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

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上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聞見後錄 宣和殿聚殷周鼎鐘尊爵等數千百種城

陷金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

世三代彝器當出於大梁之墟云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八

園

梁園 一名梁苑或云即兔園在城東南三里許世傳為

景帝之同母弟竇太后少子太子后甚愛之賞賜不可

勝許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是曰

西京雜記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

園園中有百靈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岩栖龍岫又

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

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及賓客弋

釣其中

太平御覽 圖經曰梁王有修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
選集諸方遊士各爲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雁鶩
池周廻四里亦梁王所築又有清冷池池有釣臺謂
之清冷臺

芳林園在城西西北所及即子門內太宗居晉邸時太祖賜化
三年帝幸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日使郭守忠等池上
今池邊之樹已成喬木矣因顧教坊使郭守忠等曰上
汝等前以樂童從我今亦皓首矣何光陰易過如是
取乃登水心亭習射中的者親斟滿舉大白詔群
臣盡醉後廣其地號奉真園天聖七年
復改名芳林園金兵燬之久失其所

畫墁錄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
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九

兩拜回來難為揖酌也

瑞聖園

在通天門外

玉津園

在南薰門外內有方池圓池在車駕臨幸遊賞之所

朝野類要 殿前馬步三司輪差借觀察承宣之宮環
衛四廂之職以伴蕃使射於玉津園勝則有金帶陞
轉官資之賞

山堂肆考 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哲宗時文彥博致
仕令有司備冊禮餞送於玉津園仁宗時契丹使者
邪律防至王德用與之較射於玉津園即此

函史 太祖嘗幸玉津園晏群臣醉旁狎明日謂侍臣

曰沉湎非令儀也朕昨醉蹈之甚自悔

下松園

門在新鄭外

含芳園

藥朶

一作梁園

童太師園

俱在水門在外城西

蔡太師園

王太宰園

俱在明池南門外

養種園

在四城西時花木繁盛可觀

王太尉園

一丈佛園子

俱在城南西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二十

馬季良園

在裏城南外

景初園

在教坊南使孟景初園也

奉靈園

在陳北州門內

靈禧園

在陳北州門外

同樂園

在固宗子置門內

王家園

麥家園

在宋俱在門外新

李駙馬園

在門外望春

以上諸園皆都人遊賞之所俱廢久無存

夢華錄

上元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

左近皆是園囿百里之內無非閬地並縱遊人賞翫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二十一